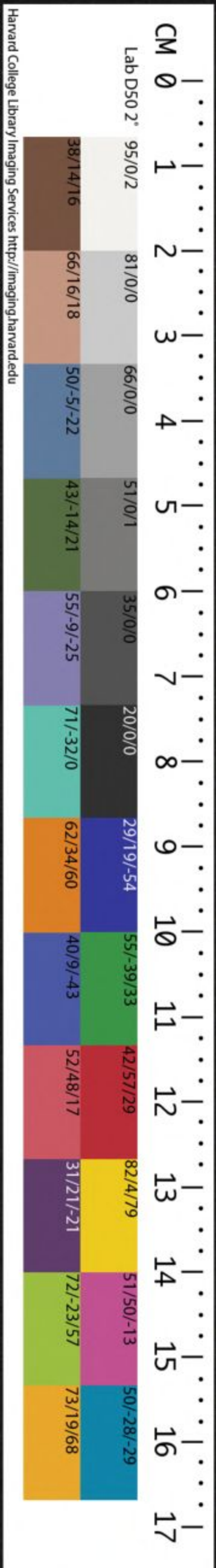


T2668/3138(7)



新刊... 改正宋元... 卷之十一

趙汝楨定監製察御史開州...

宋孝宗皇帝紀 附金紀

壽六十八

初有... 之... 上... 年... 正月...

癸未隆興元年... 正月...

朝於文德殿... 是歲以為常

末新劉氏曰孝宗之末... 史代...

官從大上... 不...

既加... 又...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40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一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開州吉澄校正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宋孝宗皇帝紀 附金紀

帝諱昚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也初高宗無子育于宮中未幾立為皇太子賜名瑗受高宗禪在位三十七年

壽六十八崩

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有恢復之志值金主賢明仁恕無可乘之釁南北講好俱得休息矣

癸未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西遼崇福十年○夏天盛十五年春正月壬辰朔帝受

朝於文德殿遂朝於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

求新劉氏曰孝宗之奉親考諸史氏所載朝太上皇於德壽宮從太上皇幸聚景園無歲不然無節不爾太上皇年七十既加尊號太上皇年八十又加尊號其文與情兼至始與終

無倦可謂於子道無虧者矣夫帝王得養其父古今罕見也漢高帝唐文皇化家爲國致其父於崇高富貴之極然太公擁篲迎門高帝奉玉卮上壽自謂臣所就孰與仲多文皇使尉遲敬德擐甲持矛迫神堯于海池避暑翠微而不知太安宮之熱則其開拓顯揚之功雖遠過孝宗也而怡愉順承之心殆弗及之矣若孝宗豈不可稱哉或謂孝宗以旁支入繼大統於其所後者貽已以不貲之業而傳之無窮感當奚如焉感所以能孝也慮其所後者以我爲不親而勉以承之焉勉所以能孝也前者英宗之爲人後未盡其道君子病之今豈無懲焉懲所以能孝也非其心出於自然也噫是何言歟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歸於善而已如以其善爲有所感而爲不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感而不爲善者乎如以其善爲有

所勉而爲不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勉而不爲善者乎如以其善爲有所懲而爲不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懲而不爲善者乎率天下之人而羣然之於不善者必此之言矣抑高宗未甚衰老而遽倦於勤付諸孝宗非惟知子亦可謂知天意焉天之意遠矣吾觀於漢與宋而知之漢之德澤盛於文景若武宣者少仁恩者也哀平短世新都篡竊而武宣苗裔陵替矣於是景帝一子長沙定王之後起而爲東漢傳二百年一子中山靖王之後起而爲蜀漢傳五十年復漢舊物於再失之後宋之基業本於藝祖若太宗者有慙德者也北狩舉族南渡之嗣而太宗血屬斯盡矣於是藝祖一子德芳之後爲孝宗傳三帝一子德昭之後爲理宗傳五帝續宋帝系於再絕之餘夫善積餘慶而惡積餘殃理之常也聖人謂有家者

且然則夫有天下者其善惡之積亦大矣而其慶殃之餘宜乎遠矣必有然者而非誣矣可不信哉

○置十科以舉武事○詔四川宣撫司班師吳璘還河池金人

詔吳璘班師

復取新復十三州三軍史浩議棄陝西三路故也時璘得詔以帝初政不敢

遣即退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二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樹哭聲振原野

綱目斷云新復州軍皆宋故土不幸王室衰微夷狄雲擾中原故地相繼陷沒是誠中國之大辱也高宗惟恃和議不脩戰畧中原之境委為外物東南之疆視為求圖吳璘操百戰之功復陝西之地此固恢復之大機苟能併力伐金克復舊物以雪祖宗父母之讐可也夫何詔之班師新疆仍陷則自失其機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高宗既誤孝宗豈宜再誤哉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浩既相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

許浩曰史浩為相首言趙鼎李光無罪岳飛久冤請復其官爵錄其子孫是義舉也若三人者尚在浩能用乎曰不能也何以知之曰趙鼎李光雖死時不有張浚乎浚蓋孝宗之鼎光也史浩沮之岳飛雖死時不有吳璘乎璘蓋孝宗之岳飛也史浩抑之是則三人雖在其亦浚與璘而已矣烏能以用之哉然則奚為而請曰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天下所共忿也浩初為相而以此慰人望要人心耳豈誠有愛於鼎光與飛也哉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以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以議和召俊卿及浚子棡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

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壩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
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金
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浚言北敵詭詐
不當為之動宜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詔從焉棊浚長子也
時開府參佐皆一時之選棊年少為機宜文字內贊密謀外參
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

長城唐太宗曰隋
於長城遠矣幕府古者出征以幕帳為府署也

○二月黃祖舜罷○三月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

商州之地及歲幣○以張壽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耶

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

若成閔之貪穢蕩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

辛次膺直首言稱

疏一出天下聽之故渡江以後直言之臣次膺為首○以龍大

淵知閣門事曾覲同知閣門事尋罷初命下張燾切諫不從於

是中書舍人張震周必大繳其命遂寢○張燾罷以論龍大淵

辭○四月張浚使邵宏淵帥師次于盱眙李顯忠帥師次于定

遠定遠縣名今屬鳳陽府

○五月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泗州守將蒲察

徒穆降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

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

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

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會有

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

縣虹縣俱屬鳳陽府濠梁郡即鳳陽陡溝在鳳陽府西南

李顯忠
州之捷

○李顯忠敗金蕭琦于宿州獲之復其城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史浩免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倘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朝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侍御史王十朋因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乃罷知紹興府鉏音鋤墾草器也耰犁田之器棘越戟各戟之霸也時秦錯兵器但存戟霸耳

○張浚如盱眙○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顯忠為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為副使○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張浚還揚州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顯忠擊却之金亨撤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請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百餘俄而敵大至顯忠克敵于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

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各遁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

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

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蒞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

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人積屍

與牛馬塙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千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

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

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

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

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

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

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符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

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宋史論斷曰宋之委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

敗績者何哉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黯而不能知人故耳

建炎之初朝廷新立金虜無可乘之釁江南無可分之兵張

浚奉命出兵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檄召熙河六路兵四

十萬人馬七萬匹鼓行而前復拒吳玠之議必與虜戰遂為

虜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興七年浚視師淮西酈

瓊本與王德等夷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覲然不聽

乃曰非太尉不可此所以有酈瓊之叛也孝宗即位命張浚

都督荆襄總率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

相能又若酈瓊與王德之不相下而浚不能禁士卒憤怒遂

潰而歸此所以有符離之潰也故觀其三敗之迹非其量狹

拒諫智黯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畧中原豈止如是而

營浚惡之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桀傲爭利之人自隨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為將其視趙奢之下許歷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以楊存中為御營使節制殿前司軍馬○敗張浚為樞密使充江淮宣撫使徙治揚州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治揚州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酒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集縣兩城為大勢脩滁州關

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復召浚于棧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棧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六合縣屬應天府高郵州屬揚州府集縣屬廬州府滁州今南京掣肘言為人所牽制也庭芳胡氏曰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帝委公之篤矣孝宗復讐之志何如哉

安置招討使李顯忠于筠州顯忠以師退責授果州果州今順慶府團

練副使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

尉奉祠卒顯忠生而神竒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為宏淵所忌竟無成功

惜哉帝嘗奇其狀貌
魁傑命繪像閣下

○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事耳○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金以孔玘龍衣封衍聖公○八月復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盧仲賢如金師志寧以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督府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有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復以龍大淵知閣門事曾覲同知閣門事○九月楊存中罷○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十一月盧仲賢還自宿州先是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

呂氏本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何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往而

征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懼知吾君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讐而舉為中原吊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紛起矣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已知強寇之將至至今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

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思退遺也○盧仲賢有罪削其官秩張浚遣子拭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召張

立大事以人心為本

浚還時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虜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使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綱目斷云嗚呼宋人惟徂偷安之陋而不思遠大之圖也金虜之雙言暴曰天下痛心扼腕無時可忘苟與之和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然則和金得失瞭然在目何必議乎當時羣臣

議論靡定大抵臺諫之言為是而宰相之言為非然而竟從宰相之和議者蓋由徂偷安之陋習而不能改也吁亦過矣金虜憑陵畧無忌憚矧帝所目擊而不容已者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浚及浚言不聽惡在其為能召哉直書于冊義自見也

○以胡昉楊田義為金國通問國信所審議官時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

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遂有是命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以汪應辰為四川制置使○召

陝州布衣郭雍不至賜號冲晦處士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西遼崇禎四年春正月金僕散忠義以書

來議和○詔王之望次于境上胡昉先如金師金人執之張浚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

新安胡氏曰觀此言則知孝宗復雙喜之志何其決也

○二月胡昉還自宿州金僕散忠義以宋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耶當遣還邊事令元帥府

從宜措置

○三月詔張浚視師于淮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

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

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

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爲虛聲脇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詔王之望以幣還○詔荆襄川陝帥臣嚴備邊事○竄廬仲賢于郴州○以錢端禮王之望爲淮東西宣諭使○四月召張浚還罷都督府先是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廢國不貲浚乃請解督府不貲貲量也言此貲財多富不可貲量也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時浚既還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上章乞致仕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察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於是年八月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

人稱其忠焉

餘干縣屬饒州府保信軍今廬州府

晦庵朱氏曰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禽獸迫人莫知其為大變獨魏公欲正人心雪讐耻復土宇鎮遺黎晚復際遇主議益堅雖天畜其功使公困於讒忌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惜乎浚之功未遂而檜之毒愈深後來者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耻事讐為義禮之當然稱叔姪之國減歲幣五萬則朝廷動色相賀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間所爭者受書之儀而已可深歎哉

四明陳氏曰史謂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

邊事本末在汴京親見二帝北行皇族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以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故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瓊山丘氏曰浚卒不書官何浚學雖正而術則踈謀雖深而機則淺原其心不可謂不忠於宋也考其行事有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離之潰區區江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僅續能堪此幾敗邪揭傒斯以宋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於浚或者不以為非作史論者比之於諸葛武侯其然豈其然哉噫

按何彥登家藏朱文公墨蹟有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事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或未同常以爲恨本朝楊文貞公士奇亦爲之跋觀文公此帖則史載浚事豈皆實哉蓋史據實錄實錄據文公行狀浚之子棻爲世大儒此世人所以多爲之諱也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七月洪遵罷○錢端禮還自淮東極言淮東守備疎畧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詔海泗州撤戍兵○罷城壽春○散弓弩營兵○八月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以魏杞爲金國通問使次于盱眙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銍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

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觀輿觀不行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金以完顏守道爲尚書左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事誰不能之金主一日幸鷹房主者以鷹此宰相聽事豈置鷹準處耶齋責其人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乃以楊存中同都督○十月賀允中罷○以周葵兼權知樞密院事王之望薨知院事○金僕散忠義紇石烈士寧帥

師渡淮侵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走時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協和忠義等遂渡淮○十一月知楚州魏勝及金徒單克寧戰于淮陽敗績死之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騎軼境勝帥諸軍拒于淮陽自邠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金師入楚州○金師入濠泗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詔魏杞以所持幣犒都督府之師杞弗從○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湯思退有罪免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免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

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招致敵人乞斬之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劉珙張栻劉夙查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耻復讐為忠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王抃如金師○詔擇日視師○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以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湯思退既貶帝思允文之言故用之○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周葵罷○王抃還自金師○金人侵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王之望有罪免時金師將退帝詔督府擇利害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免

○王抃如金師○十二月魏杞自盱眙如金○以錢端禮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知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剛中以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金高景山取商州○及金平赦○洪适如金賀生○金主命以女直字譯經史

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西遼崇福十二年○夏天盛十七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

○魏杞至金金主命元帥府罷兵歸國○罷兩淮招撫司及陝

西河東宣撫招討司○二月帝朝德壽宮遂從太上皇帝幸四

聖觀德壽宮在杭州府鳳凰山之東

○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中為寧遠昭慶軍節度使存中出入

宿衛四十年忠孝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上皇

最眷念之後二年卒○陳康伯卒○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

魏杞
正敵
國禮

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杞見金主

其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

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

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協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

國禮捐歲幣不發歸正人而還帝慰籍甚厚○四月金使完顏

仲來金主許和乃遣仲來報問其書稱大金皇帝致書于姪宋皇帝不書名不稱闕下不書尊號

○吳璘入朝五月封璘為新安郡王改判興元府新安郡今保寧府南部縣

興元府今漢中府

○金以僕散忠義為尚書左丞相紇石烈士寧平章政事復戍

河南○六月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

事○以令德為安定郡王安定郡今平涼府定州是也

○八月立鄧王楷為皇太子大赦楷帝長子也○虞允文罷以

洪适參知政事兼顯簽書樞密院事○錢端禮罷○九月以汪
澈為樞密院事○十二月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汪
澈為樞密使兼顯參知政事

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西遼崇福春二月金左丞相僕散忠

義卒忠義動由禮義兼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
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

兼任將相
以功名終

○三月洪适罷适以文學聞堽主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

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會霖兩适引咎乞免帝從之○金命女

直人習進士業○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四月汪澈罷○五

月兼顯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希簽

書院事○八月林安宅免以劾兼顯子受金
失實出居筠州

○詔吳璘復判興州○十月詔兩淮總鎮所得自造會子○

諸路營田○十二月以兼顯知樞密院事○以兼顯魏杞為尚

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蔣希簽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

事○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

欲使宰相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原可乎詔以宰相領使

參知政事
帶同知

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西遼崇福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

總管曾覲為福建總管龍大淵曾覲恃寵擅權龔茂良劉度胡
沂張震周必大皆以論二人姦罪坐斥

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覲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

平俊卿以邁言質于帝曰臣不知此等除目兩人實聞乎抑其

密司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之威權也帝曰朕何嘗及此卿言甚忠遂出之

○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帝幸玉津園○三月

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玉津聚景俱
在杭州府○秀王夫人張氏薨帝成服于後死○五月四川宣撫使吳璘

吳璘
選將
以功

卒詔制置使汪應辰主管宣撫司事徙治利州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

斯道
君相
所當
法

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璘對曰弱若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許浩曰戰勝之功固非無才者所能然而僥倖以成者亦容或有因其功而用之則僥倖者不可知也安知其必才乎此慎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猶不可用以為將軍也吳璘知此非嘗試而知其才者則不任之此其所以任之者必賢而功必成也斯道也不惟為將者之所當法君相所當法也君相之用人每以嘗試為有不勝其任哉

○六月以吳挺為興州都統制利州安撫使挺璘子也○以震爰文

為四川宣撫使○皇后夏氏崩○七月皇太子楷卒謚曰莊文

○攢安恭皇后于臨安府之脩吉寺○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

明王
正理
心理

于園丘戊辰雷葉顛魏祀免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顛祀相顛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以陳俊卿參知政事○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初為翰林學士言於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心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剛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

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至是薦張拭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

帝○十二月金主以蒲察通為肇州防禦使賜以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謂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優劣惟徇已欲多所陞擢朕以此為戒止取實才用之近聞蠡州同知移刺延壽在官污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又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為今日之幸後世以為何如又謂敬嗣暉曰凡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矣又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及草萊之士

可以助治者以聞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

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避忌也又云海陵

時脩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肇州在遼東武昌縣西北蠡州今保定府蠡縣

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西遼主耶律直魯古天禧元年○夏天盛三十年春二月以蔣希為

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詔蔣希常朝贊拜不名希

辭許之○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三月以晁公武為四川制

置使○四月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脩續通鑑長編燾博極羣

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做資治通鑑例斷自

建隆至治平為一百八卷上之于朝○五月行乾道歷○金主

命自今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金主雅尚儉素嘗謂秘書監移

刺子敬曰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室

惟恐過度其或與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

李燾
脩續
通鑑
長編

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常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曰祈福何福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又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六月蔣帝以母喪去位○召福建總管魯覲入見尋遣還官先是浙東總管龍大淵卒帝憐之因召覲至帝欲留之劉珙諫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亦言之帝然之覲快快而去○八月劉珙罷時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

揚州增築新城楊民言不便珙乞罷琪帝不悅珙遂罷為端明殿學士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十月起復蔣帝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以陳俊卿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十二月蔣帝乞終喪許之○西遼承天太后普速完弒其夫蕭朶魯不其舅蕭幹里刺起兵誅之復立仁宗子直魯古為帝普速完與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里不為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幹里

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等也

已丑五年金大定九年○西遼天禧二年○夏天盛二十一年春正月以徐子實充措置

兩淮屯田官○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以王炎參知

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

允文才堪將相故也○五月帝不視朝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

○六月帝始視朝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

錄材名俊
館文卿

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
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
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
百步之間哉○以虞允文為樞密使○七月召曾覲入見復以
為浙東總管陳俊卿虞允文諫故復出之○八月甲申朔日有
食之○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制國
用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允文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
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庚寅六年

金大定十年○西遼天禧三年○夏天盛二十二年

春正月以黃中為兵部尚

書兼侍讀○二月詔均役限田○三月以王抃知閣門事○帝

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罷四川制置使司晃公武

與王炎不協故罷

○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

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

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

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十緡

○五月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

為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

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

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

福州陞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敵泛使不可輕遣俊卿天

資忠孝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

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所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

之大者其居中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

非他相可擬○夏相任得敬分其國以自封夏主為請命于金

金主不許并却其貢物宰相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金

主曰彼迫於權臣耳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初夏主仁

孝嗣位國內多亂任得敬杭禦有功為相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夏主不能制乃分地與之

○閏月以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

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遣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

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

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既而歸館所其太子允恭欲殺

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山河

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到期

之報至若未歸之旅觀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變

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祈請陵寢士

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拭入對帝曰

卿知敵國事乎拭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

拭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比年諸道多水

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

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拭復奏曰臣竊謂

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

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

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

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夾機之日今日但當下

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

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

隱然可見矣帝深納之○以梁克家參知政事○八月夏任得

敬伏誅得敬密通宋以求助宋以書答之夏人得之於是謀誅之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高宗紀十一
○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覲而自立皓覲弟也○十一月以趙

雄為中書舍人雄初為起居舍人請置局議恢復帝喜故用之

○召魯覲提舉佑神觀○趙雄如金賀金主生辰也別函書請

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而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

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與爾國葬之耳鞏周惠公封少

子班於鞏是為東周漢置鞏縣屬河南郡洛本成周之地漢置洛陽為河南郡

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西遼天禧四年○夏乾佑元年春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

帝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壽聖明

慈太上皇后○金主命羣臣勿得相饋獻時尚書省臣奏汾陽

節度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

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

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哉自今宰執樞密饋獻

亦宜罷去○帝作敬天圖取尚書經中所載敬天事

孝宗作敬天圖

綱目斷云大抵人主一心莫大於敬而敬莫大於敬天能此

則君德日新而日進乎高明不能此則君德日昏而日淪於

汙下孝宗有見乎此故有是圖之作其在藩邸而有得於師

傳之賢者於此可見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徙封慶王愷為魏王○詔僧

寺道觀毋免稅役○三月金莖欽宗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

禮

天台林氏曰宋自徽宗欽宗北轅高宗南渡雖遣使通問屈

已講和而二帝之信終漠然而無聞徽宗以紹興五年崩越

二年因何鮮還自金始知而成服又越五年始克歸其喪欽

宗以二十六年崩越五年因金使高景山來索漢淮之地始

知而成服越一年乃以袞冕葬于招賢寺蓋無望其喪之來歸也嗚呼若宋之受辱于金可謂至矣及孝宗皇帝立始正敵國之儀而朝廷士大夫少有生氣符離之敗又沮於湯思退之諛說陰遣孫造諭金以重兵協和則孝宗雖有卧薪嘗膽之志張浚雖有捐軀報國之忠亦將如之何哉故賢才之進退繫國家之存亡可不畏歟夫賢者退則不肖者進矣而胡銓謂舉朝皆婦人誠哉是言也今日遣一使以求稱叔姪明日遣一使以求減歲幣今歲遣一使請還鞏洛之地明歲遣一使請殺受書之禮而欽宗朽骨下同凡庶故金主謂趙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彼豈不知暴露於風日者不顧而埋藏於泉壤者是索蓋借山陵以求鞏洛其志在我矣故劉珙謂有恢復之形而無恢復之實使虜謀我

日深備我日嚴是誨之也然宋之無望欽宗之歸已兆見於招賢之瘞而孝宗之立則於欽宗之屬疎何暇更計其存與亡哉故金之葬欽宗者薄孝宗耳薄其所為而姑與之和益以見世宗之賢也不然朱元晦謂四十五年所爭者受書之儀則宋之君臣其無志焉可知矣

○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皇后女弟也說因攀援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說遂奉祠○四月以曾覲為安德軍承宣使

安德軍今保寧府

○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

劉琪同知樞密院事爲荆襄宣撫使琪辭不拜其劄子云臣材質庸下無以踰人叨竊大位積有歲年曾無尺寸可以補報陛下不以爲罪復加錄用起之衰經之中付以樞筦之重懇辭再四溫詔未允重膺委寄畀以荆襄宣威之任臣感激厚恩悲慟無已然欲仰承睿獎起圖事功則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義固不可以起欲俯全私義非喪不言則感恩憂國之心又有不能已者方疾病呻吟伏自思念至於旬月竊思先正范仲淹嘗於服中上宰相書以謂豈可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况臣身爲大臣受恩深重非仲淹小官之比身既不可起口又不復言一旦死亡抱恨泉壤故敢爲陛下盡言之庶幾聖心感悟亦報德之萬一陛下付臣以荆襄之任者豈非以荆襄上流吳蜀要害臣嘗備數江陵深知兩路事宜故不謀羣臣特加擢

用夫荆襄之事臣實講之詳矣大槩兵力單薄財賦匱乏要當責兩路帥臣留意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令荆南守臣用度牒財本措置移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利害之大則不在荆襄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百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薄則不仁濕侵則爲腫朝廷設施得宜根本全盛則荆襄利害可以漸圖臣雖不才恐可備使令於異日朝廷施設未中事機根本未劇強固則荆襄雖得臣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是也祖宗陵寢久隔腥膻神州赤縣淪於異域九廟在天之靈所以責於陛下四海兆姓之心所以望於陛下孰有大於恢復者乎陛下天錫智勇生知神聖英武同符藝祖恭儉上侔仁宗卑宮室菲飲食惟恢復是圖未明求

衣日旰而食惟恢復是念然而曠日持久績用未著者何耶臣
 謂今日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抵有實無形則
 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
 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吊死問孤與百姓同其苦卑身厚幣以
 招賢者幾三十年益以富強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
 餘城漢昭烈既殞數歲魏人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及諸葛
 亮師出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
 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
 積慮朝思夕計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彼
 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謀彼之國勢事力雖未必及在
 時之盛然席累勝之勢兼數大國之兵蜂蠆有毒古人善喻以
 小謀大豈容泄機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外則

歸正不逞時有剽劫內則移屯紛紜示以兵端使虜人謀我日
 深備我日嚴是誨之也中外文武之臣與夫歸正之人以僥倖
 之狂圖為恢復之上策聽其言似忠於國察其實多為身謀以
 此竊取美官坐致富貴者多矣而於國計實無分毫之補張虛
 聲來實禍臣竊痛之所謂有恢復之形是也何謂恢復之實脩
 已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脩已為本以求賢為先
 以卹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
 周宣王側身脩行而王化復行此內脩之本也任賢使能見於
 蒸民之雅哀矜鰥寡見於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
 車徒政事之大亦無過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於慶
 賞號令之間禮樂刑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
 在於一念之積一念之正湛然於方寸之中則見善必明賢否

是非判然於前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脩己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之心乘間伺隙以中吾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如木之蠹如蟻之穴其端甚微而安危存亡之機實兆於此甚可畏也自古盛帝顯王未有如堯舜禹湯宜無待於脩為者然猶汲汲皇皇或舍己從人或拜昌言或盤盂有銘几杖有戒其所以如此者豈非念慮之間深可畏耶陛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侈靡之娛無遊畋之逸前世人主之過舉悉無有也然而治效未應則在陛下反已而求之耳陛下即位于今九年事有昔以為是而今以為非人有始以為賢而後以為否豈無故而然耶欲思其故則應事之間用人之際當念前日之差審今日之是

願陛下退朝之餘清閑之燕求直諒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聞之益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為見去一己之智而以眾人之智為智諂諛之士希旨之言必察而逐之懼其害吾之仁也敢諫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欲其輔吾之德也使聖德日新又日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民自安下而至於任將帥治軍旅以及於太綱小紀刑名度數無不畢張朝廷既正元氣既固則疆場自安用之以吊民伐罪則何功不成何欲不遂此恢復之本也陛下當饋而歎側席所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盡實材所舉未必合公議邪正未必盡別賢否未必盡分今羣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吉甫柔嘉如仲山甫孝友如張仲儔者乎若猶未也惟陛下留神揀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今田野之間草廬之下

安知無卧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來一世之真賢當先
養正臣之直氣如邪佞不盡去直道不可行彼將長往山林埋
光鏟采陛下不得而用之矣至於士風澆薄尤可歎息誕謾大
言迎合主意大者既蒙非常之眷小者亦復倒竊寵榮甚至於
倚託幽陰排斥異己使忠直之氣日益銷沮利害之實壅於上
聞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大之詔未嘗
不恤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版曹
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州縣長吏
趣辨目前苟逃譴罰不過巧名色以科歛給文引以追呼峻鞭
朴以恐嚇歲計一辦則能事畢矣至於訟獄罕肯留心加之以
水旱重之以盜賊遂使閭閻窮悴生理蕭條饑寒切身甚則思
亂求其勞來還定安集劬勞未見其人臣恐卹民之實未盡也

築壇授鉞去故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昔之指寇豐已陵下
媚上遂之當矣而新所揀擢多膏粱子弟平生不經戰陣緩急
恐難應敵又使悍將廁於其間恐未易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
猷如方叔維翰如召虎者乎夫鵠之老者搏擊尤峻鷹之饑者
側翅隨人少年有口辨未必皆人才老將有餘過未必可終棄
此曹非忠肝義骨惟官爵是圖惟財貨是欲要當吝惜爵賞以
待有功若無事之際特遷美官位已高祿已厚方富貴自奉志
得意滿緩急之間欲其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
之實未盡也大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嘗不養兵然而古之
所謂士卒者有推牛酈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故勇於公戰
聞敵爭奮為主將者有投醪之惠有吮疽之恩故愛之如子弟
之衛父兄蔽之如手足之扞頭目今則不然刻剝之痛勞役之

苦怨詈之聲有不忍聞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
讐臣在邊庭嘗以朝命爲大軍招兵堆積金帛無一應募者豈
非以從軍之難故邪軍籍有闕則扯拽市人捉縛客旅至有截
股斷臂以幸避免者軍人之有子弟其父母皆以賄賂上下惟
恐主將拘之軍中往往投籍吏役竄名市井甚則削髮入空門
披緇爲童行其不願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鬪乎近
聞馬軍移屯建康軍士數十年積累家業一旦蕩然倉卒貨易
率皆賤售至於舟船之所覆溺道路之所死亡愁嘆之語流聞
四方而又建康砦屋城裂未免暴露生士卒怨讟之心沮三軍
勇銳之氣况望其闕如虺虎如雷如霆乎臣恐養兵之實未盡
也至於理財未盡實而府庫尚空虛豐儲未盡實而邊廩少餘
積內政未脩何以外攘又况今春地雷不震泉脉不通絕晴數

日而旱氣已可畏似聞江東西湖南北旱暵尤甚道路之傳已
謂豫章番陽一帶開倉放穀又如昔歲矣未知信否左右之臣
不憂民窮兵怨盜賊將竊發於邦域之中而欲鳴劍於伊吾之
北此臣之所未喻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關誕謾
之說力排僥倖之圖毋覩小利毋泄大謀強固本根靜以待動
勿示以恢復之形增脩德政求賢審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
周宣王之內脩政事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漢光武之沉機
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伺釁以
興六月之師舉朔方之役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如是而祖宗
之世讐不復中原之境土不還臣其受妄言之誅如其不然豈
惟恢復之功未易遽圖而意外倉卒非常之憂將有不可勝言
者不審任事之臣曾爲陛下言及此而宵旰之餘亦常念至此

否乎臣誠愚昧不達事機竊不勝其憂懼每恨身遠闕庭無路
 自達誠不自意聖恩不忘威命下及懇辭之際可效一言敢昧
 萬死一二陳之惟陛下留神省察至於上嬰龍鱗下忤朝士亦
 惟陛下裁察而保全之臣不勝萬幸臣實疾病筆畫不端遙望
 闕庭臣無任戰慄殞越之至取進止時六詔起之而拱亦六疏
 辭之引經據理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
 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以為先王之罪人
 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嘗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
 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
 為漢儒之罪人乎帝納其言為寢前詔尹吉甫賢友○諸葛亮徐庶稱之為卧龍龐統
 人封樊侯張仲尹吉甫賢友○漢高祖築壇拜韓信為大將唐代宗授
 司馬徽稱之曰伏雛○方叔周宣王卿士因荆蠻叛承命南征軍
 行采芑而食故賦之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召虎召穆公也周

宣王命虎往江淮之游治事以布王命而曰文武受命召公維
 翰○梅聖俞鵲圖序鷲之健者必善搏擊慕容垂喻鷹鷂則
 宰牛醢酒宴之眾皆惟悅不敢犯界楚丘年七十孟嘗君見之
 曰先生老矣答曰投石起距逐麋搏豹臣雖老矣使臣出辭以
 當諸侯吾素志也何老之有○黃石公記昔良將有饋筆醪者
 援於河令將士迎流飲之筆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為之死非
 滋味及也魏吳起善用兵與士卒同其苦卒有病疽者起為之
 吮○臧宮馬武鳴劍抵掌志馳伊吳之北○周宣王伐犬戎六
 月興師漢匈奴傳犁庭掃穴○龍猴下逆鱗經尺嬰之則殺人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
 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伯禽有為為之也

○七月加四川宣撫使王炎樞密使○九月帝從太上皇帝幸
 東園○安定郡王令德卒○十月金烏林答天錫來賀生

丘氏曰金人或書女真或書金者何春秋書荆楚之例也胡

安國曰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
 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二十一年書來聘
 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夫楚祝融之苗裔鬻熊者

資治通鑑卷十一
宋孝宗紀
十九
為周文王師成王封其曾孫熊繹胙承子男之舊是楚國者
先王之所封也春秋猶且或書或否矧女真化外夷狄其所
建之號乃其所自為稱者哉

○金主幸太子宫謂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為汝措天下
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
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
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
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衆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
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
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人君者焉用偽為受
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羣臣稱萬
歲

壬辰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西遼天
禧五年○夏乾祐二年

春二月詔改尚書左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姚憲如金賀受尊號也
附請更受書
之禮金
人不許

○以虞允文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罷左司員外

郎兼侍講張栻知袁州宰相陰主張說故也栻在朝僅一年召

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諛諛於是宰

執近習皆憚之○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右

正言王希呂直學士院周必大給事中莫濟都人作四賢詩以

紀之○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三月詔省

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四月金尚書右丞

相紇石烈志寧卒○六月以令榷為安定郡王○七月復以劉

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言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

蔡

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已兼聽並觀使
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
者也極論時事言甚切至帝加勞再三進職大學士以行○以
魯觀為武泰軍節度使○金罷保安蘭安權場金主謂宰臣曰
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故罷之○罷虞
允文為四川宣撫使時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
質三人對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
不報而用魯觀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
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出
入將相垂二十年致
致忠勤至老愈篤

○十二月金聽民採金銀坑冶勿收稅貢○鬻官田○朱熹資
治通鑑綱目成

丘氏曰熹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為綱目綱放春秋而兼採
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歲周於上而天道明

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監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
著春秋以後僅見此書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
也學者不可不察

癸巳九年金大定十三年○西遼天
禧六年○夏乾祐三年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

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鄭聞簽書院事○鬻營田○二月贈

蘇軾為太師○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五月壬辰朔

日有食之○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

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

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

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

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

反躬踐實而主於居敬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

三人
學有
淵源

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研窮聖賢之經而注釋之紹興末以輔臣薦召不起帝初即位既上封事而言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讐之淺深徐起而圖之隆興初復召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同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又與洪适論不合而歸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蕪退可嘉故有是命唐制補闕拾遺掌

諱小則上封事按漢微密奏皂囊封啟故曰封事

○劉子翬太師忠顯公豁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不出者十七年與胡憲劉勉之交相得

朱熹
從三
君子
遊

每見講學外無雜學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初熹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朱熹得道統之正自子翬始學者稱為屏山先生○胡憲安國從子也生而靜慈不妄笑語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之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潰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日與學者訓接以為已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不一如所言遂翕然悅服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翬三君

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父得其學爲多仕終秘書省正字○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唯與胡憲劉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材品爲說聖賢之道門人號曰白水先生朱熹得道統之正自勉之始○金禁女直人毋得譯爲漢姓金主嘗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也又嘗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特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之也○

七月金復以會寧府爲上京金主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故也○十月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威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與張說議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夏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夏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金初以策試國子每策一道五百字以上成尋加論一道謂之策論進士

甲午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西遼天禧七年○夏乾祐四年

春正月交趾入貢詔

封李天祚爲安南王○二月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卒以鄭聞代之○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姚憲罷以葉衡參知政事○七月復以鄭聞參知政事○以薛良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以曾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八月張說免帝燕知其欺罔也○以楊俊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加魯覲開府

儀同三司○十月鄭聞卒○金圖畫功臣于衍慶宮金主思太

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勲業最著者二十一人圖畫於

聖武殿之左右廡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斜本秦王粘

失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谷神金源郡王婁室楚王謀良虎

魯王閣母金源郡王銀木可隨國公阿離合適金源郡王迪古

乃豫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離喝克國公劉

彥宗特進幹魯古齊國公韓企先特進習宗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俊罷

○曾懷罷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二月以李彥穎簽

書樞密院事○以沈復為四川宣撫使范成大為制置使

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

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

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

為諱論兵革為迂也帝覽對不悅寔之第五

楊甲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

宋史斷曰史稱孝宗有志復讐惜無能輔其志者愚竊以為

信然及觀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始知孝

宗不足與有為矣蓋天為宋祚高孝南遷正君臣泣血枕戈

之秋豈元首色荒忘戰之日昔越勾踐為吳所敗棲於會稽

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勾踐及國乃苦身焦思置膽

於座右嘗之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厚遇賓客賑

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苦故二十餘年一舉而遂滅吳今孝

宗所遇之世固非勾踐之世也所遭之難尤非勾踐之難也

正宜勞心焦思嘗膽卧薪下天下之賢養天下之士俟天悔

過然後振揚威武用雪讐耻庶可以盡恢復萬分之一夫何

孝宗甘心草昧遽爾偷安樂妃嬪之滿前惡論兵之大計遂

黜楊甲寔之第五嗟夫大難未平武備不脩而色荒遽作猶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孝宗本紀 十四

謂有復雙之志耶此君子所以深為孝宗惜也雖然宋之人
主無志與復豈獨孝宗為然靖康間高宗親罹其難幾至同
城猶尚不思憂患以禍為樂况孝宗乎不然何以於紹興十
一年惡岳飛言兵召其父子殺之十四年復教坊樂工四百
十有六戶也

○六月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七月以劉崇
之為四川總領提舉右史崇之領之族建寧之麻沙人與太師齡皆其同宗也

○八月以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沈復罷○贈
趙鼎為太傅追封豐國公○高麗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
四十餘城叛降于金金主不受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為虐
執其使付高麗位寵遂伏誅○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
簽書樞密院事○十月帝詣德壽宮加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

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
慈太上皇后十二月朝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以劉琪為江
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行留守

丙申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西遼天禧九年○夏乾祐六年

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四月金主命京府設學養士金主嘗從容與從官論古今興
廢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
能誦之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何益
女直舊風最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
賓客信朋友禮意欵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
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又謂太子等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
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更
換尚爾完好汝等宜識之又謂宰相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

怒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即當執奏毋為面從成朕之失又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才但在上者不為汲引惡其材勝已耳又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然非妻師德何以自薦乎又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五月安南國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禮翰音○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時龔茂良行丞相事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或諛之會熹力辭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冲佑觀在建寧府崇安縣武夷山唐建名武夷觀宋賜名冲佑觀○湯邦彥有罪竄于新州邦彥至金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無狀竄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加劉琪觀文殿學士○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丁酉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西遼天禧十年○夏乾祐七年

春正月行淳熙歷○高麗

致貢于金謝不納叛也○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以胡元

質為四川制置使○金莖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六月

龔茂良罷

以帝將用史浩故也

○以王淮參知政事○七月罷王雱從祀

孔子廟庭○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十月夏獻百頭帳于金

金主郤之○十一月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戊戌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西遼天禧十一年○夏乾祐八年

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

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從之○三月李彥穎罷○

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

○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以朱熹知南康軍○以范成大

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以吳玘為利

州西路安撫使知興州○七月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

府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劉琪卒帝聞之嗟悼詔贈光祿大夫罷朝一日且命有司護致其喪謚忠肅琪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卒琪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備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燕樂同僚有喪亦如之將卒遺命治喪毋得用浮屠法後諸賢公往往效之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大脩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栻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為己之學謂明道程顥嘗官建康屬已為之立祠學宮而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覆辨告至或深自引咎聞者皆失所

刻陳
沈文
責

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臨沒所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佞文以為戒以未能為國家報雪讐耻為深恨及卒所臨之邦軍民往往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為尤盛

琪字共父少傅公子羽之長子年五十七卒嶽麓書

院在長沙府善化縣嶽麓山中○范祖禹與陳瓘論顥子不貳過惟程顥能之時瓘不識顥乃作責沈文以自責注葉公不知孔子乃問子路子路不對故瓘引以自責

○金命吏再犯賊者悉除名○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金尚書省擬內族阿可為刺史金主不許曰阿可年幼於事未練佐貳官可也郡守繫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

癸亥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西遼天禧十二年○夏乾祐九年

春三月錄趙鼎岳飛子孫

賜以京秩○詔求直言知建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

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决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歛刻剥以償債負總饋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剥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

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省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十年○西遼天禧十三年○夏乾祐十年春二月魏王愷卒○以子

棟為安定郡王○右文殿脩撰張棻卒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

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

之棻有公輔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

榘書曰吾道益孤矣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

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棻思

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

張
論
伏
死
義
之
臣

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忝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

許浩曰伏節死義之臣世固未嘗無也然未遇乎變羣然雜處於衆人之中果何以知之乎觀其心在於君而不愛其身者是矣何以知其心在於君而不愛其身乎犯顏而敢諫者是矣何則犯顏敢諫者必守已諫而不從君之欲刀鋸鼎鑊有所不避非其心誠愛君而不愛其身者能如是乎然其所以諫者懼其事之未善而欲其底於善而已君之事未善而猶不愛其身以死爭之而必欲其底於善况乎身任其事而遇乎變有不忠其事乎由是以伏義死節非勉也當死即死

而死有不避也若其依阿苟容以取容悅則是愛其身之人矣平居之間猶愛其身則其臨難之時失節忍耻而偷生以自免不言而可知矣其能以伏羲而死節乎此張忝所以反覆為孝宗告也孝宗果知今日之犯顏敢諫者他日能伏羲死節則於其諫其可以不聽乎其又可以罪乎

辦
事
之
曉
事
之
臣
何
如

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忝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

知撫嚴袁州靜江江陵府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忝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忝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

周必大為一時詞臣之冠

行於世試嘗言曰學莫究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十二月以朱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熹知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是年大旱熹上疏言天下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

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薦之趙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故有是命○詔禁洛學○嗣濮王士暢卒○金以衍聖公孔總兼兗州曲阜縣令○呂祖謙作大事記

丘氏曰大事記者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迄于五代也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祖謙卒朱子謂其考按精博規模宏大議論純一自有史冊來未之有也祖謙作此書蓋采左傳歷代史及邵子經世温公通鑑等書而參稽百氏之說既標其題而又為之解焉史綱之作博采羣言畧倣此書而間有所言論者倣其解題也

辛丑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西遼天禧十四年○夏乾祐十一年

春正月金追廢海陵王

亮為庶人

計其弒熙宗

○二月以士歆嗣濮王○四月安定郡王子

棟卒○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

而友朱熹張栻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

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辨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

伯恭變化氣質

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

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

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

於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祖謙夷簡五世孫自其祖好問徙居婺州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篤行各一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

○八月以陳峴為四川制置使趙雄罷○以王淮為右丞相兼

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

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

以下六十人○九月錢良臣罷○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公事時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浙東熹即日單車就

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

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轉集

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

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

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

直徽猷閣○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

朱熹救荒之政

乾道四年民艱食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歎獨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

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
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
不食請以是行于倉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
家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錢衣食
不食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
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
貸之其以溫惡
不實還者有罰

綱目斷云救荒無善政惟君子為能善之是時浙東大饑薦
熹提舉熹募集米商量加賑恤民無菜色財不匱乏苟非素
熟經綸之才者曷克臻此社舍法行民皆受惠由是不惟行
於一路而且行於諸路不惟一路之民被澤而且諸路之民
均被其澤矣故特書以深予之

壬寅九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西遼天禧十五年○夏乾祐十二年

春正月樞密都承旨王

抃有罪免○六月謝廓然卒○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九
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以子彤為安定

郡王○徙朱熹提舉江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台知州唐
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
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
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差
主管台州崇道觀

癸卯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西遼天禧十六年○夏乾祐十三年

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

樞密院事○李彥穎罷○二月內侍提舉德壽宮陳源有罪竄

于柳州源恃恩專恣其厮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籍其家○三

月知遂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

凡六百八十七卷

○六月陳賈

請禁偽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
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
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

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者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為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耳○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九月金譯經史子書成命頒行之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

所以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金主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以留正為四川制置使○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甲辰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西遼天禧十七年○夏乾祐十四年春三月金主如會寧

金主諭太子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的欲與諸王一到或留三二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即為克

家子况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紓朕憂乃見中心孝也太子再三辭以不諳政務乞備扈從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諛邪久之自熟太子流涕左右感動

○五月金主至會寧○六月以周必大為樞密使

乙巳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西遼天禧十八年○夏乾祐十五年春正月金主宴其宗

戚于光德殿○四月金主宴其宗戚于皇武殿遂還燕赦會寧府放免

今年租稅金主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於是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呼萬歲

○六月金太子允恭卒○十二月帝上太上皇帝尊號于德壽

宮太上皇○以趙汝愚為四川制置使○金主以其孫原王麻

達葛判大興尹麻達葛金主嫡長孫太子允恭之子也

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西遼天禧十九年○夏乾祐十六年春正月庚辰朔帝詣

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五月金以原王麻達葛為右丞相賜

名璟金主嘗謂宰臣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

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

亦難矣如舉某人長於某事朕亦量才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

天下至大豈得無人薦舉人才當今急務也又曰人之幹能固

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為優也又曰起身刀筆者雖才力可

用其薦介之節終不及進士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

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

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參政

張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金主曰春秋

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

不舉矣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之汝霖有慙色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孝宗紀 四十三

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豈得無人唐之顏真卿
段秀實皆節義之臣終不并用亦當時大臣固蔽而不舉也卿
等當不私親故而舉忠正之人朕將用之又曰朕治天下事有
不可者各當面陳以輔不逮慎勿順以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
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
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而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
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也又曰朕觀唐史見太
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
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
今臺諫惟指摘一二細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
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又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誦
經爲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卿等居輔相之

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
矣又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
則徃徃至耄老此不思之甚也且日月咨考所以待庸常之人
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制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
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
君臣無疑則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又曰近代局官
須選忠直之人用之朕雖不聽諛言使佞人在側將恐漸漬聽
從之矣又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
勿謂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旦有警軍不可用顧不敗事
邪其以時訓練又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爲務常膳止四五味已
厭飲之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金主曰天子亦人耳妄
費安用○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素化民

歸裝僅書數篋而已人服其清○十一月梁克家罷○金立原

王璟為太孫

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西遼天禧二十年○夏乾祐十七年春二月以周必大為

右丞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九月

太上皇帝有疾十月帝罷朝侍疾赦○太上皇帝崩于德壽殿

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太上崩帝號慟擗踊

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

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

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

衰經羣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

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尊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

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羣臣三上

表請御殿聽政不許深衣古聖人法服練冠其祥之冠家禮曰大祥後中月而禫中間也與大祥間一月

○常璞如金告哀也顏師魯如金致遺物金主見其中有玉器五

波瓊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還之曰此皆彼國前主珍玩之物

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故也○十一月戊

戌朔帝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帝始以素服視事于延

和殿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十

二月大理寺奏獄空○金主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

衣飾

戊申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西遼天禧二十一年○夏乾祐十八年春正月丁酉朔帝

詣德壽宮几筵行禮○皇太子初決庶務于議事堂○施師點

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遂參知政事○二月金蒲察克忠

來吊祭○三月葬永思陵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以光武以長

孝宗
行三
年喪

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
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金主
宴羣臣于神龍殿○四月祔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
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
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
體至意勿得有請

臣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
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于裴秀傳
元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渴密之禮其
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
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
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歎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

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羣臣屢致易服
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衰經三年
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於戲聖哉

五月王淮罷辭叔似論之也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
故力攻道學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金建女直大學○六月
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貶林栗知泉州王淮既罷周必
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
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
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
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
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
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壅闕

四字
平生
所學

果人欲邪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爲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曰又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廷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爲遊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

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紘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停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八月恩平郡王璩卒追封信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作煥章閣藏高宗御集○十二月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授醜進封事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腹心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

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流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開陳者雖蒙聖恩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

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衣糧肆行貨賄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僂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

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嫚狎奇衰雜進之
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
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
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
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
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
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
際常先排擯此等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
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
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
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
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

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窰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
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
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
下又不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
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蓋其爲
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其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
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珠玉爲脯醢以契券爲詩
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
耻一有剛毅中正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
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固天下之賢人
君子復如崇觀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
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

民力脩明軍政則自雲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
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
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
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
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
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造爲比
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
民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殖私財然
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
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
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諧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
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

六事
本於
一心

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
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扣心下首於宦官宮
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
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
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
介乎其間則雖欲備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則亦徒爲文具
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
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嘗草
奏疏言_進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抗公道明義理以絕姦諛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
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
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秘

閣脩撰仍奉新祠遂不果上上功曰最下功曰殿唐裴度常處厚以高禹領忠武節度先是擇帥

悉出管軍中尉所輸貨皆假貸富人倍以酬息及禹有命士大夫曰裴常作相天下無債帥矣

已酉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西遼天禧春正月金主雍卒

太孫璟立金主雍卒年六十七廟號世宗太孫璟立是為章宗

史臣贊曰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文明之主以夫人烏林答

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性仁靜節儉明達政事好賢納諫

尚文抑武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

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號稱小堯舜豈虛語

哉

○黃洽罷○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蘭參知政事葛邲

同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謂必大曰禮莫

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請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日至

德壽宮朕將退休矣○蕭燧罷○更名德壽宮為重華宮○皇

太后徙居慈福宮○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帝傳位于皇太

子退居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帝為至尊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

皇后皇太后為壽聖皇太后

史臣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

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矣哉即

位之初有志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

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

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寔異於前日

矣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

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

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

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

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

仁孝
宗無
愧廟
號

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
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
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立妃李氏為皇后后安揚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
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
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
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皇后曰是婦將
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之且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
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感之至是立為后○以譙熙載
姜特立並知閣門事二人東宮舊臣○金主追尊其考故太子允恭為
帝尊母徒單氏為太后○三月以史浩為太師○五月以王蘭
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罷初國子祭酒何澹為必大所厚澹欲

周必
大善
道其
君

遷官必大不即從而留正黷之澹由是憾必大及為諫議大夫
即劾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知閣門事姜
特立有罪免○七月金初設經童科○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
丘氏曰大學中庸二篇在載記中程氏始表章之熹又為之
章句或問併與其所集註論語孟子通稱為四書云熹言平
生精力盡在此書故特著之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一

畢

大文為東流入大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二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開州吉澄校正

宋光宗皇帝紀 附 金紀

帝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及受內禪在位五年壽五十四而崩于壽康宮

帝年四十而受禪遭后悍妬欲亟立其子而逆于其父及父之崩喪而不能執禮一旦仆地不久而死宜哉

庚戌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西遼天禧二十三年○夏乾祐二十年春正月丙辰朔

帝朝于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入

對言曰近世之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

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

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

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

嘉熙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

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兇
得志滅絕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
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
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則夫紹聖幾何哉陛
下即位之初九所以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
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
於繫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
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求為皇極之
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
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
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
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若

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
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
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
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李
傳吾未知所稅駕註稅駕猶言駕得
休息也謂吉凶未知安宿在何處

君子
以義
理為
勇

史臣斷曰君子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當勇而勇則雖缺
鉞有所不能移當威而威則雖鼎鑊有所不能屈自王淮倡
禁道學之名陳賈乞禁道學之說正心誠意之道為世大禁
脩齊治平之理當時不遵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三四年間
母敢言者光祖憤然上疏忠誠激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斯
道將晦而復明正義幾絕而復續苟非以義理為勇以道德
為威者曷克臻茲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君子豈肯負無勇

之名哉

綱目斷云所謂道學者純然不雜粹然至正堯以是傳之舜云云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皆此道也治天下者以是道為綱維脩其身者以是道為楷範安可禁耶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深然朱子欲謀沮之由是陳賈鄙夫趨順風旨上章詆毀厚誣聖賢嗚呼以道學為詭異其欺天罔人莫此為尤自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矣故直書以著其罪

○四月以伯圭嗣秀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金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元措魯之子也○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年春正月金尚書令徒單

克寧卒克寧為相二十年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身益勤號稱

賢相○金太后徒單氏卒○二月行會元歷判太史局劉孝榮造○十一

月安定郡王子彤卒○辛未有事于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壬

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不視朝初帝

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開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

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

上合藥一大丸俟官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柰宗社何后

覘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

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

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

浣手宮中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于帝啓之則宮

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

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

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

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
乃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

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壬子三年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

不視朝○三月帝疾瘳始視朝于延和殿○以子濤為安定郡

王○金命僧道拜父母親屬及居喪一遵典禮○四月以立密

為四川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吳氏謂吳玠之子孫世將謀去之不

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

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立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

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

許之○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六月以陳騫同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辛卯始朝初帝

自有疾遂廢五日一朝重華宮之禮每有慶會亦往往稱停壽

皇之旨而免都人以為憂至是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

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監察御史黃度

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

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

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史臣曰春秋之法有累書以著其美者有累書以著其惡者

累書以著其美者如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之類是也累書以著其惡者如宣公四年公如

齊五年公如齊九年公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一年公如齊之

類是也故曰書之重詞之復必有大美惡存焉蓋以其美惡

極大足為監戒而不容不備書也否則奚而書之以汙夫冊

乎光宗親壽皇子朝夕至于寢門外其當然也雖日三朝亦當然也此乃何事而當書于冊乎誠以光宗制于李后閱月踰時而始朝史臣不平因其朝而記之而因以著其失也故觀紹熙三年十一月帝朝重華宮四年正月帝朝重華宮三月帝朝重華宮帝從壽皇聖帝幸聚景園十一月帝朝重華宮十二月帝朝重華宮書之又書而不憚煩然計之於三年之間亦惟六耳故史臣謹書以見其事親之禮之不至也如其一日而二朝而三朝則非惟不必書亦不能盡書矣

癸丑四年

金明昌四年○西遼天禧十六年○夏乾祐二十一年

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

華宮○三月帝朝重華宮○以葛郊為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騃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許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帝從壽皇聖帝幸聚景園○金以胥持國參知政

事

持國以經童入仕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秘術干

之於是與妃表裏擅政專權矣

○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

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

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園視錢塘喟然嘆

曰城可灌也

蓋以其地下於西湖故也淳熙中更名同諧闕上書極言時事

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

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

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

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厲志

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

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杲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

陳同
不見
曾覲
何如

涵養為正粹而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曾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聽公事未越一夕卒婺州今金華府永康縣屬焉種放洛陽人與母隱終南山以講習為業從學日衆宋太宗召之不起賜帛養母母卒賜錢助葬召授左司諫寵賚甚厚乞歸山後數召至詢問據經以對頗多裨益從祀汾陰授工部侍郎

○召澗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報正引唐憲宗召

陳同善處父子之間

吐突承瓘事不許

按唐憲宗將用李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及召承瓘還罷絳相蓋二人不可並立

○太尉利州安撫使知興州吳挺卒四川制置使丘宗命總財

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抑吳氏之權也○六月留

正待罪于城外以召姜特立故也○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帝自

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落沃剗切彌縫

無知者

○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復以內侍

陳源為押班○八月以吳曦帶御器械曦擬之子也○金主釋奠于

孔子廟北面再拜○以孔文遠襲封衍聖公文遠珩之孫而楷之子也○九

月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十一月始朝時帝制于皇后久不

朝重華宮群臣上章皆不從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請誅內侍

楊舜卿基諫張叔椿章穎上疏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

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皆不

報○召留正赴都堂視事詔姜特立還浙東留正出城凡百四十日○十

二月帝朝重華宮○夏主仁卒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

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干昔矣

○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求新劉氏曰熹在宋不為宋所用金乃能知其賢而以為問於是光宗授以郡寄然姑誑敵人之耳目云爾豈真有意於用之哉夫聖賢之不見知於近而見知於遠自孔孟則然矣方孔子之在齊也齊之君相欲封以尼谿之田而不果俾待以季孟之禮而不用及其他日歸魯乃恐魯用之以霸而饋女樂以沮之孟子在鄒而齊梁之君聘之及其至也願安意以

受教中國以授室已而忽其言不之采聽其去不之追故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孔孟且然他可知矣所以然者遠聞其賢得之公論也近而即之謂其迂闊無徑直便捷之方陳腐無奇備巧麗之言梃人之所欲行責人之所難為是以不悅之雖或悅於暫而不能悅於久終歸於棄捐而後已蔽於私意也故有賢在此而不能用反為彼所笑如奕者迷於當局而旁觀者瞭然見之勉強一用以誑人而終棄如病者難於瞑眩之藥而服之不盡劑亦何益哉惟明君乃能真知而實用之豈可以望於光宗乎光宗受制於悍妻其父病不視死不哭人心久亡特未斃爾欲望其用賢如責跛鼈以奔逸絕塵之步也其將能哉

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西遼天禧二十七年○夏桓宗純佑天慶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九 宗紀
于重華宮○壽皇聖帝有疾○葛郊罷郊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惟

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也

○金主命購求遺書○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于重華宮不從于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侍講黃裳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陳傅良以帝不往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戊辰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

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

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不聽大漸謂其疾大進篤惟危殆也辛毘穎川陽翟人仕曹魏

為侍中好直諫文帝不聽亦隨而引其裾帝竟從其言

○初詔嘉王擴詣重華宮問疾從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也王

至宮壽皇為之感動○六月壽皇聖帝崩于重華宮帝稱疾留

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壽皇崩年六十八時帝既不出

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趙汝愚議請太

后垂簾斲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

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

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

有疾斲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

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四明陳氏曰孝宗聰明英毅銳志恢復重遠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爲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隣好金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爲也天厭兵革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新安胡氏曰孝宗復讎一念上通于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足孝宗頗能矯高宗之志而諸臣不能脫秦檜之習張浚一出撓於史浩再出撓於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尹穡洪遵無非襲檜之爲一浚豈能勝百檜哉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興乾淳之治則不可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疏斥宦

者嚴飭臧吏帝王衆善能兼有之逸欲等事無毫髮可指者真宋室之賢主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惟末年陳賈請禁偽學唱道學之名以攻朱熹使正邪混淆貽禍滋蔓深爲可惜也

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七月留正請建太子遂稱疾而逃先是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丁未正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早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辟而趙汝愚謀

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
難處與汝愚異遂以有輿五鼓逃去○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以
帝有疾詔皇子嘉王擴成服即皇帝位于重華宮尊帝為太上
皇帝皇后為壽仁太上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
仆于地時將禪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遣
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選郎中
徐誼謀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必勝乃
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侂
琦五世孫而吳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適白汝愚遂令
太后妹之子侂胄因張宗尹以聞太后不許明日侂胄復往又不獲命遂巡
將退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之意禮入見太后而泣太
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

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
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
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
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曰事順則可
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
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亟命
殿帥郭杲步帥閻仲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
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以不出
翌日甲子禪祭王入汝愚率同列奏事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
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
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
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

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等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史臣曰寧宗書襲位者何不受命于光宗也光宗是時雖曰有疾然未至於彌留也盍如留正之請建嘉王為太子監國代主壽皇之喪於禮為順異時光宗之疾復瘳父子之間兩

無猜嫌豈不名正而言順哉今汝愚請皇太后降詔俾寧宗

內禫假饒光宗疾瘳萬一不以其然又若何而處哉

○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

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御佐胃則其季父也

○大赦○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

外者以章穎為侍御史黃文為左司諫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

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黃由為起居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

作泰安宮○復召留正為左丞相○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

辭遂以為樞密使○以陳騃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

禮參知政事○以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為武康軍節度使知閣

門事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

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

但遷侂胄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

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冑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國子司業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冑缺望適言于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武康軍今

漢中府洋縣也

○貶內侍楊舜卿林億年陳源于外侍御史章穎論其離間之罪也○以張

為皇城司檢法舍人震字轟甫橫渠先生六世孫○八月安定郡王子濤卒

○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侍講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

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迹古先

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

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

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

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龜年復言于留正正曰正非不知熹

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

知潭州召入經筵熹至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

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

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

礫之中不報按朱子議狀云以禮而言則記曰死者北首生者

也則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

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乎

若以術言則九擇地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

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設使實有五音之說亦必先

此五者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

盡類群姓而謂家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

如此不足信也○魯莊公名同桓公子也母文姜乃齊襄侯之

妹桓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責姜姜告侯使公子彭生

弑公公薨莊公即位喪甫除姜復會侯于糒莊公不能制之

求新劉氏曰葬術有五音姓氏八方卦坐九星形勢等說紛

紛不一無非虛誕儒者之所不道而其所道者猶有若熹言
主勢強弱風氣聚散水土淺深穴道偏正力量全否之五者
夫上厚水深者其處燥土薄水淺者其處濕燥處難腐濕處
易腐水土淺深誠所宜擇者矣外山環抱者風無所入而內
氣聚外山虧踈者風有所入而內氣散氣聚者暖而難枯氣
散者冷而易枯風氣聚散亦所宜擇者矣擇水土風氣二者
爲體魄計也壆處爲穴而又觀其穴之所從來以見其主勢
觀其穴之所總統以見其力量穴正而主勢強力量全者有
安之象穴偏而主勢弱力量否者有危之象苟體魄未枯腐
則神魂亦宜未泯滅而享其安之象者豈不樂且安享其危
之象者豈不戚且危擇穴道主勢力量三者爲神魂之計也
熹可謂大儒夫豈非理而言之於其君哉然則壆誠不可以

無術而術不外乎此五者惟求夫死者體魄難枯腐神魂享
安樂云爾然而熹又云宗社血食久遠之圖繫于此豈以爲
死者猶根本生者猶枝葉根本固者其枝葉茂根本搖者其
枝葉瘁乎噫是固然也而所以致此有由然也未必專由壆
地也得壆地又不必專由術也苟地惟由於術之所擇通於
擇術者輒得其吉憍於擇術者輒得其凶則地何足以爲后
祇而毋萬類抑天惟德於地之所役壆得吉地者不復能因
其惡而降殃壆得凶地者不復能因其善而降祥則天何足
以爲上帝而父群倫哉壆術莫精於郭璞豈不自求多福而
命盡今日日中無能免於王敦之毒手於其書所謂改神工
奪天命者茫無徵焉仲尼之後襲封膺爵烏奕萬世與天地
相爲無窮未必魯城北泗上之塚能孕秀鍾神若是遠大也

子思之堊乃祖初不聞其有得於此異術也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熹特以爲其君謀之故欲納之於萬全之域不以其道之小而忽之於其所謂泥者不暇言之然未始不知之也如其不知何足以爲熹哉

時論者以帝居重華未還大內則名體未正而疑議生有旨脩葺東宮爲屋數百間欲徙居之熹言此必左右近習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時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內禪之說熹言若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暫變服色負罪引慝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懼洽矣一日熹奏事行宮便殿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

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畔散亂之心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而嚮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誘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

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於問安視膳之行一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繼以二日而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財計其四言湖北徭人侵擾事熹每有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帝亦開納熹又言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親近儒學數召大臣切劘治道又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整正熹望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可為世法今陛下以世嫡承小大統而乃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朝衣冠皆用大布之制舉而復墜臣竊痛之諫言推托

又累也漢文帝崩遺詔短喪令天下三日皆釋服宮中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日綠織七日釋服

○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並為講讀官詔經

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時講官賜坐以講趙汝愚請增置故也○以張

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而以吳曦為文臣帥趙汝愚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

利杜他日握兵之漸故也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胄侵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

胄怒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擢宮不合作侂胄因問之于帝遂以手詔罷之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九月詔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

伯圭朝饗太廟此以孝宗喪也○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合祭天地

于明堂大赦○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黃裳卒裳簡

易端純隨事納忠推賢樂善篤於孝友○十月更泰安宮為壽

康宮○瑞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喪從朱熹之言也○韓侂胄

請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言路皆侂冑之黨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熹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冑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踈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侂冑之姦侂冑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家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閏月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畧曰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爲屋千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惟輿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沾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脩造宮

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晨昏之養尤不可缺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六軍萬民之心必有扼腕而不平者矣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皇定省之禮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若但一向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

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未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柰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殯宮之上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旣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夫以壽皇之豐功偉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豈不大拂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類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

懼也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以往不復久侍清閒之燕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戟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承間言喜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帝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時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及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玘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上疏留熹皆不報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旣去侂胄益無所忌憚

殯宮謂殯斂也

呂氏本中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姦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群吠紛紜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宗新政晦菴先生又在經幄未幾權倖媚嫉遽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漸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偽學二則曰偽黨已醞釀於此時矣

趙汝愚請祧僖宣二廟正太祖東嚮之位詔從之

宋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

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王安石為政建議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廟與后稷疑無異也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東嚮自是無敢議者南渡後董汾王普尤表俱請正太祖東嚮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欽宗祧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欲祧僖宣汝愚主此議熹力爭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

有不忍而不敢當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毀撤祖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不報○十一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以知閣門事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墓永阜陵○十二月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內批進侂胄官一秩罷龜年與郡由是侂胄愈橫○罷中書舍人陳傅良○陳騃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罷起居舍人劉光祖劉德秀論其留朱熹也○以趙彥愈為四川制置使彥愈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並疑汝愚矣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十二卷終

新刊皇朝文正宋元通鑑編十一卷

